



徒步,自由与安全

惊喜与惊吓。

卫金桂参与户外纯粹是偶然。

2007年,儿子上了高二,早出晚归,一日三餐都不在家;而她的先生则因为写博士论文和忙于工作,住在了单位边上。几十年以来,她第一次有了非常多的空余时间。

一天,她从某户外网上看到一个周末召集帖——早上6点钟在北京德胜门公交站集合坐345路公交去爬山。天真的她,觉得应该跟逛公园没什么两样,穿着普普通通的白网鞋,双肩包背了些吃的和水就出发了。

现场一共到了三男两女,说笑间就到了公交车终点站,大家叫了一辆三轮车到昌平狼儿峪村,那时候她还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,以为翻过前面的垭口就打道回府,哪知过了垭口到了妙峰山才是正式开始,即著名的“三峰连穿”:妙峰山—鹫峰—萝卜地—阳台山—大觉寺21公里。

更糟糕的是,当天一直在下雨,山里除了他们似乎没有别人。因为她是“小白”的缘故,队友连拉带扶地带着她在黑夜中缓慢穿行。第二天凌晨两点钟才到了苏家坨,有家小餐馆还亮着灯,进去要了杯热水喝下去,卫金桂没法从板凳上站起来了。也恰好有一辆早鸟出租车在慢悠悠地扫

街。领队和队友们搀扶着把她塞了进去,此刻,白天的绵绵细雨转成铺天盖地的暴雨,领队千叮万嘱咐路上小心,卫金桂终于挣扎着回到了家。

接下来好几天,卫金桂都不得不卧床休息,靠先生和儿子喂饭度日。家里的小时工一度以为她出车祸了。

之后认识的山友多了,卫金桂的这次“处女爬”就成了圈子里的“传奇”——因为起点实在是太高了。“实际上这也是我迄今为止,人生中唯一一次如此高强度的徒步。”卫金桂说,三峰连穿如今已经被踩出明显的山路,即便如此,“强驴”也得六七个小时才能拿下。2007年玩户外的人相当少,在雨水和草丛中探寻古乡道的难度可想而知。

不过这次惨痛的经历并没有让她一蹶不振,反而成为她开启户外运动的起点,以后每个周末她都在户外打卡。

2008年端午前后的周末,大队人马相约去拒马河流域踏青。“一大早我们从丰台站坐上绿皮火车到了那里,有些人还背着帐篷准备扎营。不知不觉进了

山越走越深。那时候我们没有GPS和离线地图,全凭领队经验和询问路人。就在几位有经验的队友为从哪条山沟可以穿到马路讨论时,对面山头上翻过一群山羊。队友里一位小伙子喊了一嗓子,山羊四散,随即从山后面冒出来的牧羊人显然动了气,因为惊吓容易使没有经验的小羊失足坠崖。领队却还有点不识时务问他:从哪边翻过山可以到公交站。牧羊人指了一个方向,完全南辕北辙。”

当天下午5点多,大队人马终于在弹尽粮绝时到了山顶。由于能看见脚下的拒马河和大马路,所有人雀跃欢呼:终于活过来了。然而当大家兵分两路往下走,结局竟然是一队人马困于拒马河边几百米高的悬崖,另一队人马不知去向。

卫金桂所在的一队用电量所剩无几的手机报警。警察安慰说等会应该有牧羊人过来,跟着他下来就行了。与此同时,另一队的成员打电话来说他们也迷路了,好在绝处逢生,遇见另一位牧羊人,带他们穿过隐秘的小路下到了拒马河边。

大概原地等了40分钟,一

所有从事这项运动的人,应该从认知上不断提高,做好充足准备和应急预案,尽量避免更多悲剧的产生。